割舍不下的缘

□ 冯秀兰

庆祝菏泽日报创刊三十周年·征文

我与菏澤日報

1991—2021

三十年执着！

《菏泽日报》，一路花开葳蕤。揽在春光里的每一个飘满墨香的汉字，恰似一朵朵盛开的牡丹，映着《菏泽日报》一路走来的身影。无论冬夏春秋，一直美丽着一方风和日丽的天空。

三十年相守！情定《菏泽日报》，那是我割舍不下的缘。

我记得你当初的模样，以每周两期、四开四版的玲珑身姿，把《菏泽大众》的名字，摆在千家万户案头，以水墨山水绝美的黑白版面，晕染着普通百姓精神世界的高远。

几年后，《菏泽大众》着一身霓裳美丽蜕变，以《菏泽日报》的身份、全新的彩色版面，从春暖花开的斑斓中款款而来，以对开四版每周八张的形象，以省级大报的身姿，让更多人爱上了你。

三十年彼此相望，我一直地，着迷于你墨韵风采的飘扬和满目青莲的高雅。

每一日的相思在案卷里游走，我总能与你心灵相惜。

《菏泽日报》，你是一座雕满牡丹花的桥梁，飞架在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心头，三十年风雨同舟，把关心的笔触温情地伸向百姓，用镜头对准基层，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同时又把民众的心声真诚表述。于是，每一个清晨雾霭荡漾的安谧中，每一次挑灯夜读的沉思里，我都能想起你的模样。

《菏泽日报》，你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时代参与者，以一位舵手的形象，在时代改革的大潮中，勇于创新，敢于开拓，努力打造孟渚大地强势媒体，积极主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于是，每一次花中之王盛开的雍容里，每一缕阳光洒向大地的辉煌里，我都能因你而自豪。

《菏泽日报》，你是一位认真的记录者，以一手最漂亮的中华方块字，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社会变革，忠实记录菏泽每段历程的辉煌，一写三十年，笔耕不辍。于是，每一次朝阳喷薄的壮观里，每一回回首感慨的笑靥中，我都能看到你昂首挺胸的模样。

翻开一摞获奖证书，细数昨日的缠绵……

《菏泽日报》二十周年十佳作者荣誉，连续多年《菏泽日报》优秀通讯员，连续多年采写发表在《菏泽日报》的多篇新闻作品获得菏泽市新闻评选奖项，多年来多篇文章发表在《菏泽日报》上……

每一张荣誉证书，都见证了《菏泽日报》对我的深爱。

不仅我，更有无数的笔者，心系《菏泽日报》，并在这片沃壤里，汲取养分，努力向上，一点点从幼稚走向成熟、走向成功。

更有无数报社编辑、记者，甘当幕后无名英雄。每一个深夜，每一个黎明，菏泽日报人全心投入、默默工作，以高质量认真完成着每一个动作……拼搏奋斗的团队精神，让他们演绎成了一部传奇，在曹州大地传唱……

喧嚣深处有清音

□ 马亚伟

这里是一处街角，热闹异常，声音鼎沸。汽车鸣笛声，人语喧嚣声，还有临街服装店里播放的快节奏摇滚音乐。置身其中，耳朵都被灌满了，感觉自己仿佛要被淹没一般，无力挣脱喧嚣之海。

这样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清亮的笛声传了过来。笛声悠悠扬扬，仿佛从遥远的世界破空而来，带着渺远的世外仙气，又在这喧嚣世界里绝尘而出，极为震撼。喧嚣深处有清音，这笛声仿佛是一缕风，涤荡了尘世的浮躁和不安。

循声而去，我发现笛声来自一个店铺门前的少年。他端坐在椅子上吹着笛子，很忘情的样子。我很诧异，少年为什么要在这里吹笛子？为什么要在如此喧嚣的时候吹笛子？

在我的印象中，吹笛子的背景应该是散文诗一般安静优美的地方。暮色淡淡，蓝天澄澈，草地碧绿，白云悠然，蝴蝶翩飞，鸟儿伴奏，牛儿悠闲。笛声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响起来，该是多么应景合拍啊。

而笛声出现在喧嚣的街角，让人惊诧又欣喜。这笛声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温柔的唤醒，像是一种友善的提示，告诉我这个世界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清音在耳，告诉我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内心的柔软与平静，告诉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给耳朵和心灵留一片清音。

笛声本来就带着自然的气息，带着草木的芳香，会引领着我们走向最美的境界。而且笛声婉转悠扬，在童话世界里，笛声能够唤醒沉睡的公主，因为它太具备直抵心灵的作用，仿佛是美好世界的信使，用世界上一种妙不可言的语言传递着平和与宁静，传递着温情与善良。听到笛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脚步都不自觉停了下来。瞬间心凝形释，与笛声融为一体。渐渐地，心上一层厚厚的凡尘之茧渐渐脱落，一颗心重新变得饱满鲜活，重新变得柔软美好。

人世喧嚣，俗务扰攘，常常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的心经常在喧嚣中迷失回归本真的路径，经常在名利纷争中忘记自己的初心。天下熙熙攘攘，世界吵吵闹闹，沸腾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个滑稽表演，却没有人能够露出真诚的笑脸，没有人能够流下真诚的泪水。喧嚣之中，我们需要一股绝尘而出的清音。

无论何时，我们都要记得，喧嚣深处有清音，心灵有耳自悠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无论何时，为心灵留一片清静之所，干净之地，以便疲惫的自己得以片刻栖息。只要还有心灵的清音袅袅，生命摆脱了功利和麻木，就能保持安静和清醒。

心香一瓣

曹 风

日落归巢

毛毛 摄

厚道者往往不战而胜

□ 风起云涌

这个世界上，不缺高明和精明之人，而厚道之人常常成为“稀缺资源”。

厚道，就是心里装着别人，以诚待人，能宽容，能吃亏，能低调，不刻薄，不骗人，不夸张。

厚道即“天道”，顶天立地，问心无愧，无往而不胜。

如参天大树，给你遮风挡雨；

如坚实的舞台，容你演绎生旦净末丑；

如母性的怀抱，替你抚慰喜怒哀乐；

如宽广的大海，载你搏击风浪。

厚道，不但是人际相处之道，而且也是一门很高的学问，做人的根本，处事的标准。

精明的最高境界是厚道，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善良，厚道比精明、善良更可靠和重要。

厚道是最纯净的品德，最难得的品质，最需要倡导的品质。

厚道之人，肯定有以下特征：

一是一定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他们不会轻易否定别人，不会随便指责别人，而是换位思考，对人对事宽厚容忍。

二是一定是大智若愚，不去争这争那。

世上许多事说不清道不明，有时费尽心机、挖空心思去争一些东西，到头来还是争不来。

而真正的厚道者往往不去争，对名利得失看淡看轻，往往“因祸得福”，不争是最大的争，该你的终究自然而然地就会到手，因为“天道”为他争也。

三是一定是甘愿奉献，乐意助人。

这也是厚道之人最本质的特征。

哪怕自己过得不怎样，也希望别人过得好。

只要别人比我过得好，自己吃亏牺牲也无所谓。

既愿意锦上添花，更喜欢雪中送炭。

别人有难时，鼎力相助，力挺坚挺，把帮人扶人举过头顶。

四是一定是把诚信看得很重，作为最靠谱的利器。

心地善良，心思简单，不玩心眼，待人真诚，不玩骗人的把戏。

若能，言而有信，若不能，再好的朋友，也当回绝。

因为厚道之人懂得，交一个真心朋友，需要很多年；

想毁了一段感情，一次欺骗就足够了。

诚信表面上看不值钱，但骨子里千金难买。

五是一定是只求做好自己，不图回报。

把帮人助人看作是分内事，做人的准则，而淡化甚至淡忘回报，一切随他去，顺其自然。

这就是厚道之人的底色。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但“天道”明察秋毫，公平公正在于，凡是厚道者，眼下可能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该得到的终归会得到，绝对真理，毋庸置疑。

六是一定是有主张，有风骨。

和稀泥、老好人，是乖巧之表现，与“厚”无关；

无准则，无界限，与“道”无关；

厚道的人可能倔强，也有可能不入俗流，宁可憨，而不巧。

厚，肯定是长庄稼的土壤之厚，城墙挡风之厚。

厚德而后载物，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不仅逍遥，而且无与伦比。

厚道是装不出来的，它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质。

厚道之人，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良心。永远过得心安理得，活得问心无愧。

与之相处，舒服惬意，必然是人见人爱，朋友遍天下。

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敌人”，真正的厚道之人，很可能就是没有“敌人”。

愿多交厚道之人，努力做一个厚道之人！

慧语人生 huiyu rensheng

天寒不扫银杏叶

□ 刘峰

银杏叶的飘落，犹若一场金色的梦，老家有规矩：天寒不扫银杏叶！

天一寒，乡间的银杏开始转黄。这种黄，色如赤金，纯纯净净，亮亮晶晶，专属于这个寒冷时节。

每一次初冬回老家，远远地，就看见一树树宝塔似的金黄，在水墨色一般的村庄背景里，是那么的醒目，那么的养眼，与枫、柏、栌等树种杂生在一起时，一枝枝高高翘起，有一种“数树深红出浅黄”的意境，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冲动。

步入村巷，在佛光一般的金色笼罩里，只见高大、修直、挺拔的银杏树下，落叶铺了一地，宛如一条金色的地毯，满目闪耀，满眼清凉。此时的杏叶，有着日光一般的金黄，有着月光一样的皎洁，脚踩在银杏叶上，窸窸窣窣，沙沙作响，恰若一缕缕酥麻麻的电流，宛如一场场轻柔柔的春雨，激活了全身每一条神经，唤醒了内心深处蛰伏已久的温柔。

最令人难忘的，是午后时分，一个人在南墙下静静独坐！

此刻，村庄静悄悄的，天空蓝莹莹的，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没有一丝风，院子里，每一朵日头的影子，都是轻盈的、安详的、纯净的。从高高的银杏树叶间，筛下点点金光，洒在人的脸上、头发、肩背，清清暖暖，恬恬静静，让人醉醉乎，醺醺然。杏叶的香味，略含淡淡的药香，好闻极了，让人不禁眯起了眼，打起了盹，宛如一尾金色的小鱼儿，游入甜蜜的梦乡。

杏叶的飘落，有一种难言的静美。闲憩时分，头顶上的银杏叶，无风自落，一片、两片、三片……静悄悄，轻盈盈，柔缓缓，待一觉醒来，环视脚下一圈儿黄叶堆积，美丽极了，清暖极了，浸润极了，人宛在金色池塘中央，瞧着茶褐色的叶影下的小蚂蚁爬来爬去，不由发出“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感叹。

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冬闲日子红红火火的嫁娶！

一村灿灿然的杏黄里，黑压压一片人群。远远地，传来嘹亮的唢呐声，近了，近了，一串串音符，红红的、火火的、辣辣的，激越、高亢、通透，吹得杏叶一颤一颤的，吹得人心一颤一颤的。平日沉寂的村子，刹那间沸腾了起来。

当光艳照人的新娘娉娉袅袅被扶进院子，一刹那，黄黄的杏叶，红红的嫁娘，形成鲜明的对比，红的更红，黄的更黄。新娘立在银杏树下，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的油画，一轴迷人的民俗画卷。那强烈的色彩，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眼球，让人怦然心动，从此难忘。

一片片杏叶，如梦幻一般，飘逸在新娘绿鬓上，跳跃着，滑动着，眷恋着，是那么的珑玲剔透，是那么的莹润可爱，如一枚枚小团扇，如一片片小贝壳，又如一只只小鸭蹼，让人疼惜，惹人爱怜，生出无限的遐思与美好！

偶来一缕风，顷刻间，金波涌起，“满地翻黄银杏叶”，宛如数不清的蝴蝶在翩翩起舞，一浪浪，一排排，一堆堆，缠绵绵绵不绝，缱绻绻缕不息；仰首，树上落叶正簌簌而落，宛若在下一场灿烂的金雨，一时间，浑身上下，金色晕染，金光笼罩，痛快淋漓。

在这一寸寸最好的时光里，不禁，用发丝，用脸颊，用双掌，用心灵，用一切的感观，全身心去承接大自然的恩赐，享受一场美丽的沐浴，完成一次圣洁的洗礼。

——试想一下：有如此绝美的风景，又有谁肯去清扫呢?!

雪，终于飘下来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天地之间，仿佛有一把无形的扫帚，驱走了光阴，掸去了尘积，“事如春梦了无痕”，也扫净了一地地落叶。

不扫银杏叶，其实，是为了将最后一季的美丽留住，让生命来一次最华丽的转身，干干净净，从从容容，一起步入崭新的、嫩绿的、希望的春天！

冬艳

□ 因心

初冬时节，机关园内，一株牡丹傲然绽放，格外娇艳，随瞄咏之。

初冬时节
乍寒还暖
众姐妹
早已卸去容妆
悄然入眠

唯独你
满怀心思
默立无言
凝望着满天的星光
咀嚼着青春的梦恋

暖风徐来
拂醉了你的心
吻红了你的脸
于是你
忘却了季节
忘却了早晚
忘却了少女的羞涩
忘却了身边的友伴
萌动的心
悄然绽放
忧郁的面容
露出幸福笑靥

甘以衰草为席
愿与落叶为伴
不惧亲友疏离
不惜过早凋残
只为那绫冬日的暖风
拼却一生红颜

在朝阳的温情下
在月夜的银辉间
在晨露的滋润中
在枯枝败草边
你纵情昂首地绽放
绽放得
是那么的绚丽
那么的灿烂
那么的卓尔不群
那么的优雅婉然
你是璀璨夺目的生命之光
你是炽热燃烧的青春烈焰

石磨豆腐香

□ 魏青锋

风呼呼地刮着，一捆苞谷秆晃晃悠悠从柴垛上跌落，散在地上，枯黄的叶子随风“呼啦啦”地响，围着头巾的母亲，趁着驴子转过去的间隙，麻利地舀了一瓢泡黄豆，喂在磨眼里，驴子“噔噔噔”的蹄声和石磨转动的“嗡嗡”声组合的交响乐，回响在庭院里……这是童年的冬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画面。

每年冬闲，母亲就挑拣颗粒饱满的黄豆，泡两大桶，一天时间，泡胀的黄豆两指轻轻可以捏碎，随后冲洗了石磨，磨眼里喂饱泡黄豆，用套杆套上蒙了眼睛的驴子，吆喝着驴子一圈一圈拉磨，磨盘间就汩汩地溢出乳汁一样的白浆汁，顺着磨盘的凹槽，涌到下面的木桶里。

云层低垂着，天有些暗，母亲抬头望着天，父亲早上挑了一担豆腐走街串巷售卖，那时多半人家都是用黄豆换豆腐，来回担子都很重，父亲年轻时腿受过伤，如果下雪……磨盘的“嗡嗡”声空旷了，母亲才发觉有些愣神，忘记填料了，磨盘空转容易损伤磨齿，母亲立即加满泡黄豆，然后回屋取了一块干豆渣饼，塞到驴子的嘴巴里，驴子嚼得“噌噌”地响。

不知何时乌云散去了，只留几绺飘逸的烟絮，风也似乎轻了，母亲舒展了眉头，换了地上的空桶，把装满白浆的木桶提到屋里。顺便起了灶火，把早上的稀粥馒头热一下，等父亲回来吃。

磨完了黄豆，给驴子卸了套，母亲正在清洗磨盘，门外隐约传来铿锵的秦腔声，母亲赶忙进屋，给父亲舀了稀粥，端出馒头。今天豆腐卖得快，换得黄豆成色也好，父亲心情愉悦，过集镇时买了两串糖葫芦，正在写作业的我和姐姐乐得眉开眼笑。

父亲在吃饭，那边母亲已刷完锅，锅底填了柴重新点燃，父亲急急地嚼几口馒头，便上了灶台，把十字架和纱布包结实地系在房梁上，母亲舀了一盆豆浆汁递给父亲，父亲倒进纱包里，过滤后的白浆就顺着纱包底泻成一条水线，父亲的两手不停在纱包上揉搓，就不断有白浆“哗啦哗啦”落在锅里。有次过包快结束了，十字架一端的绳子却断了，紧抓慢抓还是有一半豆渣掉到了锅里，父亲闷头抽过一袋烟后，还是把整锅的豆浆汁重新过包。此时姐姐在灶膛里添了硬柴，“啪啪”地拉着风箱，溢出灶膛的火光映亮了半边房屋。

睡到半夜，迷迷糊糊闻到一股浓烈的酸浆水味和豆腐的清香，一骨碌爬起来：“妈，豆腐脑好了?”第一锅豆腐已经点开了，母亲舀了一碗碎豆腐，给我放在炕沿上，随后不断把豆腐舀到木盘里，父亲用纱布包裹好再压了石板上去，挤出的水分“叮叮咚咚”滴在地上的盆子里，像动听的小夜曲。压包完成后，父亲就打发姐姐先去睡觉，随后他把豆渣都堆在角落里，这些豆渣是要用来喂猪和驴子的。接着，他还要和母亲烧煮第二锅豆腐。

俗话说，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天不亮，父亲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做一次豆腐，父亲要卖两三天，母亲在家里也不闲着，用簸箕簸掉黄豆的残渣，再仔细挑拣。渐渐地，我家的豆腐在方圆十里出了名，不仅是母亲用了最好的黄豆，还有个原因，就是家里的豆腐不加明矾，点豆腐从来都是用家里的老酸浆水，淡淡的豆腐味蕴含一丝老酸菜的味道，闻着都有满满的食欲。

父母前后做了十几年豆腐，后来农村通了电，磨豆腐有了电磨，可很多人依然喜欢吃家里的石磨豆腐，搬到县城的几户每周都托父亲把豆腐通过班车捎进城里。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后，老家的房子也拆迁了。偶尔见到街头巷尾走过卖豆腐的商贩，我脑海里就会闪过父亲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的身影，那“嗡嗡”转动的石磨和淡淡的豆腐清香早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最最难忘

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